



## 林沛瑩

清大生命科學系08級畢業，目前於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攻讀互動設計碩士。

給學弟妹們關於通識的一句話：

要說的都在文章裡面了，大家看文章吧！



## 教你怎麼 在歡笑中釣大魚 的科幻概論

科幻概論這堂由筆名難攻博士、化名鬼塚英吉、AITNOG、真名鄭運鴻、每次都在破報專欄上以難攻博士身分提到好友鬼塚英吉等人、總是長髮飄飄背著銀色金屬硬殼背包（長得像火箭筒）的奇妙人士所開的課，是我在清華通識中心修過最好玩也收穫最多的一堂課。

想當初進入大學的第一次選課，通識中心的課表可是讓我看得既驚訝又興奮。舉凡戲劇、音樂、文學、藝術、電影、攝影、法治、科普、社會、歷史、算命，要什麼有什麼。後來每學期的通識選課就是像老饕進入世界頂級餐廳，雖然胃就是那麼大，卻怎樣也忍不住要多點幾道菜，直到再也吃不下更多美味的「課」為止。這些不屬於任何科系的課，最大的共通點就在：它們都嘗試著教學生如何去思考並且將知識運用在生活中、讓知識體系與生活產生連結。

科幻概論是最好的例子。從台灣青少年最常接觸的日本動漫、美國科幻影片與文學出發，這堂課探討科幻作品如何影響社會、能為社會帶來怎樣的動力，而這些作品的設定與結構又怎樣反映著社會的價值與意識形態。像是，日本戰隊的首領一定是穿紅色，因為日本國旗是紅色的；星艦迷航記裡面一定會有一個只有重複別人台詞的女性角色作為女性代表、一個瘦弱的亞洲人角色作為亞洲代表以示平等，而艦長一定是白人男性。

老師總在課堂上對我們提出許許多多的問題，要我們去思考事物背後的意義與目的。在他眾多的問題中，至今仍不時讓我回想起（並且不斷自問的）便是在他的第一堂課上問的：「為什麼幾乎沒有華人的科幻作品？」科幻作品如科幻影集、科幻漫畫、科幻小說也許在許多成人眼中只是日常的娛樂，卻給了許多小孩對未來的夢想與想像，樂在其中的投注大量心血在相關議題上，前仆後繼的進入相關領域，帶動產業發展。例如在日本機器人工業就有許多人是從小看著科幻漫畫長大的。這些科幻作品不僅給與想像，更切中自己國家青少年內心世界，幫助他們在生命中找到平衡點，像是X戰警。而台灣的小孩卻沒有人幫他們說出內心想法，給他們期待與希望。這問題也問了，我們對未來的想像是什麼？我們學習的動

力是什麼？什麼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問題？什麼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故事？台灣人，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我們在乎什麼？我們害怕什麼？我們想要做什麼？

這堂課同時也教導我們分析大眾文化的能力。順著西方科幻作品發展的歷史開始講，從瑪莉雪萊《科學怪人》，到「Robot」名詞的出現，艾西莫夫、海萊茵、克拉克三巨頭，再到菲利浦迪克的《銀翼殺手》，日本的《原子小金剛》、《攻殼機動隊》，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最在乎的議題。十九世紀的《科學怪人》展現對於科學創造生命的懼怕，二十世紀初的「Robot」名詞出現於馬克思主義之後的捷克劇作，二十世紀中艾西莫夫的《基地系列》與《機器人系列》探討帝國主義與機器人與人的關係，《銀翼殺手》、《攻殼機動隊》則屬於生物科技與網路發達的二十世紀後半，探討機器生命、人造生命與人的界限。它們的出現都跟那個時代息息相關。而更多的時候，科幻作品甚至預言了未來，如William Gibson的《Neuromancer》便是寫於網路尚未出現的年代，裡面對於網路的描寫卻與今日網路相似得可怕。在從頭到尾瞭解了科幻的發展歷程後，便會發現一種文化的出現是與當下社會緊密纏繞的，社會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文化的核心，而這種文化也在潛移默化這個

社會，塑造著未來。

從小到大，遇到的老師總是陳述事實而鮮少教導「提問」與「分析」的方式，科幻概論卻用輕鬆快樂的科幻小說、電影、漫畫、動畫讓我們在快樂中學習思考，從生活中發現學習動力，並開始問自己「我現在所學的到底能做些什麼？」「這個社會到底哪裡有問題？」用釣魚來比喻，那麼這堂課必定是教你如何釣魚的課，而且還是教你如何釣到大魚。在這堂課上所學的，是在我接下來幾年在清大學習的最大助力，無論在哪個系修什麼課，都能將科幻概論的那套洞悉事物的方法帶到課堂上應用，甚至在課堂之外能培養出自我學習另一個專業的能力，並且樂在其中。

這些，全要謝謝有四個分身的鄭運鴻老師，他無疑給了這堂課靈魂，也給了學生最珍貴的禮物——思考與享受知識的能力。